

蕪 艾



上 島 海



二之書叢季文

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

文季叢書之二

上海島上

艾蕪

目錄

海島上	一
印度洋風土畫	二五
熱帶即景	五九
海潮	七七
小寶	九五
榮歸	一一一
偷馬賊	一二七
森林中	一三七
爸爸	一七五

海島上

一早就給水門汀冰醉了，爬起來剛扣衣釵，屋外一望的淡藍色海面，和幾隻茶褐色風帆，使像壁間的大畫幅一樣，明靜而清新地擺在我的眼前。這是由於屋子四周的壁頭矮得來只達齊我的肚子，而上半節又是空空的，要在相隔三兩丈遠的地方，才襯有柱頭，所以觀看景緻，是無須費神走到廊下去的。

右手邊的大陸，帶着初起的陽光，正拿晴美和鮮朗的色調，將那鑲着椰子樹的海岸，慢慢從曉霧中繪了出來，一直迤邐地畫到天水相接的遠處。左手邊的島嶼，聳着蒼黑的連峯，顯得很是莊嚴，十分靜穆。山脚臨海地方，則擺着一片紅屋脊的近代都市，縷縷煙子，黑的黃的，便從那兒升了起來。我不禁忘去拘留一夜的煩惱，愉快地想道：

「這無論如何是個好地方！」

但我旁邊一個老頭子，年紀約五十上下，押來島上，就一直抱抱怨怨的，這時忽然嘆口氣，我以為又要嘮叨什麼了，但他却隨即緊閉嘴巴，只把雙手按在牆壁上，眼睛呆呆地直向大陸眺着。我也順他的視線，隨便望去，原來遠處海岸的樹叢中，有隱蔽着的東西，在不斷地噴黑煙子，而且正朝這面，很快地走了過來，煙子的尾巴，就在沿途一帶的樹顛上飛舞着，向後溜去。接着，傳來了放哨的尖聲，那噴煙的東西，像立即停止了，煙的尾巴就直直地朝天升去，並且漸漸的稀起來。於是，我即刻明白老頭子嘆息的原因了。因為他昨天告訴我，乘船到這裏，還要搭火車，趕到別處去的。

昨夜他就拿瘦瘠的身子，躺在水門汀上，翻來覆去的，時常叫喚着諸如此類的話：

「這是興的什麼章法呀，搭統綸就該受這樣的罪！」

原來這時正是熱帶的四月，我們起身的地方，如曼德拉斯，加里各打，以及仰光，都已宣佈為印度洋上的疫港了。因之，這兒的政府，把便我們這些不乾淨的三等搭客，先叫防疫所拿來消毒一禮拜，然後才准自由上岸去。昨天一押上這小島時，我們的行李，便運送進消毒室放着。

所以夜來大家只能光身子躺在水門汀的地上。上半夜倒覺得這很涼快，可是一到下半夜，海上潤濕的風吹了進來，便特別感到寒冷。而這位上了年紀的人，就更加受不住。天尚沒亮的時候，我便聽見他接連打噴嚏，隨後就是咳嗽。現在他那按在牆頂上的枯瘦指頭，和兩片略略張開的薄嘴唇，還正在微微顫抖，好像海上吹來的晨風，有些使他受不住的。他這時的視線已移在海面上了。海面上正橫馳着兩隻黃色渡輪，一由大陸去海島，一由海島去大陸，都是樓上樓下滿載搭客的。船前船後，湧起白色浪花，竟將鏡平的淡藍海面，劃出兩道寬大的波紋來。浮在旁邊的海鷗，立即驚起，泛着晨光的空中，便飄閃着了銀白的羽翼。

「咳，我該多花點錢，搭二等艙的。」

老人神情激動，夢幻地小聲喃喃着。於是，我就隨口安慰他一兩句，說是只要安心住下去，幾天的光陰，是過得飛快的。不料他突然驚醒地望望我，彷彿失悔剛才說話不謹慎一般，連忙改正道：

「就是沒多帶錢哪，要是……那多好……！」

話說得不大順口，而且乾皺的臉頰上，也泛起了不自然的紅來。等一下，像又覺出該回答我剛才的問話了，趕緊說道：

「你是說要我安下心嗎？咳，我就是不能安心呀，人家又有緊急的事情。」

一壁搖搖頭，一壁朝屋裏打量，臉色現得不安，還有些膽怯。

屋子長二十多丈，寬五六丈的光景，空空，沒擺設別的東西。只那一頭，住着七八個印度人，是來自曼德拉斯的，又矮又黑。這時正打起盤足，像菩薩似的，圍圍坐在水門汀上，手裏擎起銅杯子，喝他們自己燒的咖啡茶。這一頭，除我和老頭子而外，地上還睡着另一個中國人。他正打着鼾聲，睡得十分甜蜜。下身只穿條黑布褲子，夜來搭在上身的衣衫，却已溜到地上去了。裸出的胸部和手腕，肌肉現得棕黃帶黑的，又結實，又硬朗。早上的海風，水門汀的寒冷，彷彿都與他沒相干，倒是這兒的一切，恰好給他安置得很合適似的。

在印度洋三天航程中，我就認得他了，因為他是無票搭客。船主清出他之後，便狠狠羞辱他一頓，把他帶着洋手鐐，蹲在船尾上面。但他並沒把這當作一回事，倒反而對那些望他的人，

睜着嘲笑的眼睛，大膽哼他的歌曲。有人好奇問他：

「奇怪了，你怎麼上的船呢？」

「奇怪了，爲什麼我都不能上船呢？」

學對方的嘴，這麼驕傲地回答。原來從印度和緬甸地方，要到馬來半島以及海峽殖民地，第一，須要領護照，沒這東西竟連船票也不能買着。其次，海關檢查頂嚴，這回是連船上的水手也抱着鋪蓋簾子，上岸來點名，且受藥物的消毒。當然這位無票搭客是十分惹人注目的了。

我是初次航海的，爲了看海便利，就日夜住在船尾上面，而他呢，也就變成我頂相近的鄰居了。因此，從他口裏流出來的歌調，也有時溜上了我的嘴唇。當我聽見他在唱一首航海之歌的時候，我就問他：

「你做過水手嗎？」

「怎麼沒做過？你看，我不是在管舵？」

他狡猾地眨一眨眼睛，就把他那雙帶鱗的手，做一下左右旋轉的姿勢，然後突然笑了起

來我心裏想道：

「這是個有趣的傢伙，可是你得不著他的真話的！」

所以，我也不愛打聽他到底是做什麼的了。但昨天押上防疫所的小船時，老頭子卻對他打起招呼來，並在島上喫夜飯的當兒，還把開了的咖哩牛肉罐頭，客客氣氣地遞在他的面前。今早我記起這情形了，我就問老頭子道：

「你認識他嗎？他是做什麼的？」

老頭子打量我一下，沒有回答，只向着海面說道：

「今天這樣的天氣，倒好走路呵。」

隨即到屋後空地上去了，空地是夾在我們這座屋和對面一座屋中間的。面積比較屋子佔的地位大些。挨我們這一頭，全是乾淨沙地，上面罩着幾株傘也似的綠蔭。兩個鼻子上戴着金環的印度女人，便在樹脚下，拿磚支起扁鍋，用奶油在煎麵餅。另一頭，則敷着水門汀，置有自來水管，三個着白衣的印度男子，就在那里，靜靜地向西禮拜。他們和這邊的兩個女人，是來自

孟買，都住在空地那面的一座屋中。像這樣，兩座屋夾一塊空地，四周圍以鐵籬，右邊當中開一小門，終日上着鎖的，便是一個「坎蒲」(camp)。在我們後面以及右邊，類此的「坎蒲」就還有好些個哩。

這時一個白人和兩個馬來醫生開門進來了，叫我們兩座屋子的男人，一齊排立在沙地上面，且將上身裸了出來。女的卻仍舊留在屋裏，披着衣裳。首先，由外國人巡視一下。拿手杖敲敲那些脫衣服遲了的。隨即，便是馬來醫生拉着每一個人的手臂，種牛痘，老頭子站在我旁邊的，趁外國人走到面前，就做出可憐的樣子，一面行禮，一面喊「德白，端」●接着便繼續拿馬來話懇求起來，說是屋裏有兒子生病，須要趕快回去看看，並又擔保自己一點病也沒有，儘可放心，打發他今天走路。他說時，鼻子卻現得十分澀寒，而且裸露的上身，瘦骨稜稜的，還不住打起雞皮皺。外國人沒有答理，只將偏起聽話的腦袋，掉回原先的位置，就走開了。

屋裏睡的那個強壯小夥子，這時也已站在我們旁邊。見外國人走後，就回頭望一望鐵籬欄，諷刺老頭子那麼似的說：

「這要走容易嘛，一跳就跳過了。」

「你怎麼不走呢？」

我笑着這麼問他。他就把兩手朝外一擺，莊重地說道：

「走這樣好的地方，出錢都找不着！」

挨正午的時候，掃地的印度雜役，又將鐵籬門打開了，叫我們出「坎蒲」去領食物。發食物的地方，就在離「坎蒲」不遠的海邊，昨天晚上我們曾去領過一次的，形式像一座商店，兩個加加種的印度人（他們膚色不黑，也不大棕黃，個子也不高，是信仰回教的，）就用磅稱分配東西，並另外販賣各種食品以及罐頭。我們三個人是作爲一份發的。領的時候，強壯的小夥子，先把洋山芋、乾魚遞給我。他自己則拿米和小包的茶葉與鹽。然後很氣派的向老頭子努一下嘴，說道：

「對不起，你抱那捆柴吧！」

我看老頭子抱起有些喫力，就要他同我掉換過，但強壯的小夥子卻立刻向我眨一下眼睛，意思叫我不要管閒事。他隨即一邊走，一邊笑扯扯地向老頭子道：

「林老闆，你怕十多年沒做過這樣的事吧？」

老頭子沒有回答，只那張陰鬱的臉上，紅了一下。

黃做的時候，也由小夥子作主，他叫我坐在樹下，削洋山芋皮。自己則蹲在野灶（三個磚頭砌的）旁邊，看守米鍋，至於劈柴，洗菜等等麻煩事情，卻全吩咐老頭子去做，並不時嘲笑他，教訓他。

「喂，你老人家怎麼那樣笨呀……看着，這樣砍的！」

我心裏很起反感，等老頭子去洗菜時，我便請他停止這種殘酷的玩笑。

「這算殘酷麼？老兄……你知道，他先前怎樣管我們的……你以為罵罵就算了嗎……」

嚇，那是拿皮鞋尖這樣踢哪！」

小夥子一面就提起腳來，朝鍋灶比了一比，隨即彷彿忍着氣那麼似的，說道：

「現在而今麼，開開玩笑就是了！要是算舊賬，那——」

輕蔑地望一下老頭子，便停住嘴了。我就挖根底問道：

「你先前在他底下做什麼呢？」

「你問他嘛，他一定記得的。」

跟着，緊閉嘴巴，只顧朝灶裏添加柴火。

喫飯時，爲要風涼，我們便端到廊下去喫。小夥子像家主似的，坐在正中。一面喫飯，一面暗暗對老頭子發議論起來，因爲老頭子明白是在故意爲難他，便一直拿氣忿忿的臉色來回答的。

「到這里，想不流點汗就要端碗，那簡直是黃鼠狼喫天鵝蛋，砍點柴，洗點菜有啥要緊？又不是上山抄石頭。我們不能像那些混賬地方，順手拿襪子指一指大陸和島上的城市，有的人，懶得來像條豬，還准拿腳踢人家的屁股。——呸，這乾魚，簡直是爛的！滾他媽的蛋，鬼捉去！」

接着，便抱怨這里的菜太壞起來。

這天下午，老頭子很不安靜，總在廊下走來走去的，要在海上傳來放哨的聲音時，他才略微停下脚步，將手掌遮在額上，向遠處出神一會兒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外國人和馬來醫生又來檢閱了，老頭子便再來一次懇求，樣子更加現得悽悽惶惶的，說是不讓他走也可以，只是要另外換個地方。這回外國人倒開口了，然而卻是一個No。小夥子沒說什麼，看老頭子一眼，便冷冷地撇一撇嘴巴。

老頭子十分頹唐了，喫得很少，也不走來走去，也不大望海，只坐在人不注目的地方，輕聲咳嗽着。

小夥子卻特別高興似的，爬上牆壁，靠柱頭坐起，朝着海，大聲唱歌，把「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高飛，」翻來覆去地哼。

這一天晚上，行李發下來了，老頭子卻把他的東西，特別擺來接近我的，並趁小夥子睡覺的時候，拉我到廊下坐着，現着討好的臉色，悄悄告訴我道：

「你得小心你的東西哪……他是個濫到底的傢伙，什麼事做不出來……你看他，手板大的東西也沒有……喀喀喀……我並不是害怕他，就是犯不着同他一塊濫呀……他在仰光進館子不給錢，哪個不曉得這回你是親眼看見的，扣在船上，其實何只這一回呢？我是看得多哪……他倒教訓我起來……喀喀喀……什麼喫飯應該流汗，難道我活了四五十歲，還不懂這些，全是在我面前放屁罷了。你看他自己，就單欠一根棍子和一隻碗了。先前小時候，我倒看得起他，勤快，肯作事。人一大，便學壞了，第一就偷懶。現在簡直濫到沒有邊……喀喀喀……我真不懂，紅毛鬼爲什麼與這些章法好人壞人，黑白不分，全給你醬在一塊！有病不說了，沒有病，你老人家乾在這里做什麼？我那小兒子，害得九死一生的，現在不曉得怎麼樣了。」

嘆一口氣，接着劇烈地咳嗽起來，並趕忙把口痰吐到沙地上去。這時海面上是漆黑的，只有少數的小船，帶着紅色的光點在浮動着。右邊要不是隱蔽車站的樹叢地方，有燈火漏出來，確會使人忘記白天那兒原是有着大陸的。左邊的島嶼，則真是萬家燈火，通體燦然，都市的姿容更比白天顯得華麗些，有生氣些。老頭子望了一會，感嘆道：

「隔得這麼近，誰料到這樣不相同……所以世道上，總缺少不得尊卑上下的……咳，你
我好人一到這鬼地方，哪還不落難呢？」

渡船現着通明的光輝，從海面劃過，樓上樓下的搭客，都比白天看得明白些，我就指着說道：

「其實那邊落難的也不少哩！像那些搭三等艙，三等車的，這時恐怕還不及我們快活吧？
再看遠點，你保得定，那邊碼頭上，沒有人爲了喫飯跳海嗎？」

「那自然有的！那自然有的！」老頭子趕忙接着說，「但你要曉得那全是活該呀，有的人
勤喫懶做，有的人不務正業，有的人又嫖又賭，有的人……」

我截斷他的話，不高興地問道：

「難道他們就全沒一個好人？我就曉得許多……」
他也急忙轉過話頭。

「那自然有的！那自然有的。不過……嘻嘻……你讓我說嘛，你要曉得，那一談就談深

沈了，定規要談到一個人生來的命，還有以後走不走運，也是頂要緊的……」

往下說去，我見老頭子對人生抱的那份階級意見，是那麼固執，那麼不可救藥，便不再同他辯駁了，只打一個哈欠，說道：

「不早了，我們去睡覺吧！」

他進去，先看看箱子上的鎖，有沒有翻動的形跡，再查一查網籃上綑的案子，是不是有人解過，然後又把網籃和箱子，各各掉換一下位置，使鎖的地方和案子的結，務必接近自己。他坐在地鋪上，還不睡覺，老是摸出銅板角子來，一個一個，擺在足邊，咕咕咕咕計算着，有時還間雜一聲嘆氣，或者是咳嗽。

屏裏終夜有着燈光，已經使人不好睡覺，加以老頭子在旁邊這麼吵人，越發叫我難於入睡。可是，對於老頭子夜間的情形，就更見看得清楚了，有時十分令人好笑，明明是看見他睡着的，鼻子還有鼾聲，但只要屏子裏有人起來解手，發出走動的聲響，便會像夢遊病者似的，突然翻身起來坐着，睜開很大的眼睛。